

永恒的母亲

[韩]崔仁浩 / 著



韩振乾 [韩]朴广熙 / 译

作家出版社

I312.66/4

2008

永恒的母亲

[韩]崔仁浩 / 著

韩振乾 [韩]朴广熙 / 译

作家出版社

(京权)图字:01-2006-3750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永恒的母亲/(韩)崔仁浩著;韩振乾,(韩)朴广熙译.-北京:作家出版社,2008.1

ISBN 978-7-5063-3742-7

I.永… II.①崔…②韩…③朴… III.散文-作品集-韩国-现代
IV.I312.6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097497号

永恒的母亲

作者:[韩]崔仁浩

译者:韩振乾 [韩]朴广熙

责任编辑:王宝生 陈晓帆

封面设计:曹全弘

出版发行:作家出版社

社址: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:100026

电话传真:86-10-65930756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.net.cn

印刷: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142×210

字数:145千

印张:7.5

印数:001-12000

版次:2008年1月第1版

印次:2008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3742-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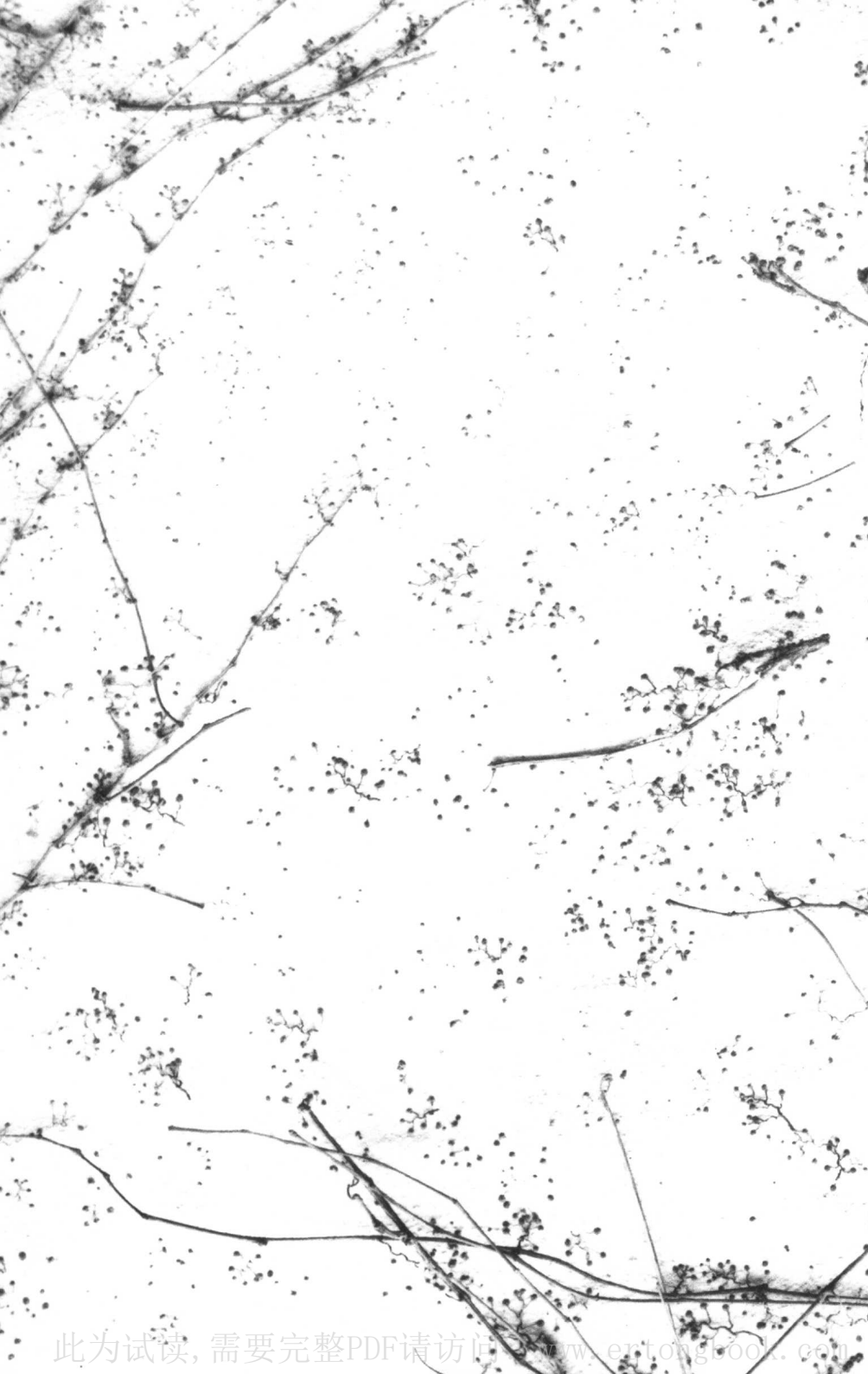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:20.00元



作家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showing a close-up of a person's hands clasped together in a prayerful or pleading gesture. The hands are weathered, with visible wrinkles and veins, suggesting an older individual. The person is wearing a light-colored, possibly white, garment that is draped over their shoulders and arms. The background is a plain, light color. The text '母亲啊……' is centered over the hands.

母亲啊……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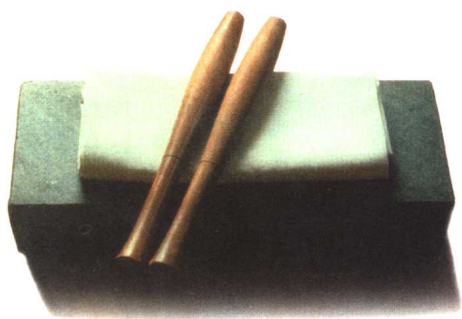
母亲满是稚气的脸上，洋溢着做新娘的自豪感。



母亲的灵魂究竟从哪儿来又到哪儿去了呢？

目 录

思念	9
六十八岁	15
六十九岁	21
七十岁	26
七十一岁	33
七十二岁	47
七十三岁	54
七十四岁	60
七十五岁	86
八十岁	93
殒	101
此后一年	109
此后两年	123
此后四年	131
玫瑰念珠	138
黑白照片	146
请原谅吧	154
追忆	166
当帷幕落下的时候	182
没有离别的离别	206



时光倒流，母亲正在从一位老奶奶向上追溯，向年轻的绝代佳人复活……

思念

I

母亲是1987年离开人世的，至今已经有近二十年的时间了。父亲离开人世已经快有半个世纪的时间，大姐和最小的一个姐姐也相继离开了人世，到现在已经有五六年了。她们走的时候都留下了两个儿子。人生无常啊，一大家子人热热闹闹，我总以为要一直一起生活下去的，可天不如人愿，好像还没有活出点味道来就有一半已经离开了我们身边，到那个世界去了。

对他们的思念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淡薄，虽然有时也偶然想起他们，但现如今那种撕心裂肺的痛楚感，不见心里就痒痒的难受劲儿不知都跑到哪里去了。人生本来就是一件很奇怪的

事，谁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从哪里来的，将来的归宿又该到哪里去。圣女特雷莎曾经把人生旅程比作“在一个陌生客栈住了一个晚上”。是啊，正是在这样的客栈里，母亲、父亲，还有姐姐，他们都用同一个姓，在同一个家庭里以爸爸、妈妈、姐姐相称，就像过家家一样活得有滋有味，最后上帝说：“你们回来吧，回来吃饭吧”。于是，他们便赶忙放下手里的活儿，匆匆忙忙一个又一个到上帝那儿报到去了。现在还活着的我们，也许在哪一天同样也会听到这样的声音：“仁浩啊，你也回来吃饭吧。”那我也会离开那过家家的陌生胡同，扬长而去的。

还留在这个世上的我们，对先离开自己身边的那些人，因为他们走了，再也见不着了，心里会感到悲伤，但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落脚的这个胡同却是既可怕，又陌生，冷风飕飕，寒气袭人的一个地方。也许此时此刻，姐姐他们正在隔着一层神秘的纱幕向我们招手呢。他们说，现在天色已经晚了，你们不要在胡同里徘徊，还是到这个世界来吧。

II

我写完了有关母亲的稿子，一边读，一边修改，一边哭，这并不是因为我又在思念母亲，而是难言的悲伤又涌上了心

头。我深知，母亲活着的时候实在是太孤独了。

这本书的开头是从我妈妈六十八岁开始写起的，当时妈妈的年龄和我现在的年龄没有多大差别，所以我才常常觉得自己正在和记忆中的母亲变成同龄人。

我到现在对母亲也不大理解。1950年韩国战争以后，在道路两旁总有一些小叫花子把两只手抹得黑黑的向行人要钱，如果你不给，他就过来把你的脸抹黑，以此作为威胁行人的手段。我的母亲难道不是这样吗？她就和那些小叫花子一样，以死作为武器没完没了来威胁我们这些做小辈的，活像一个糟老太婆叫花子。

我不能把我的母亲看作真正意义上的母亲，我是一个既不愿意听母亲发出的一声声哀诉，又不愿意听她那痛苦的呻吟的儿子，是一个既冷酷又无情的儿子。实际上在我的心目中已经把母亲作为垃圾随便一扔，扔到垃圾堆里去了。

啊——妈妈该是多么痛苦啊。

听说，曾经有过子女们将母亲背在背架上，扔到她回不来的深山沟里的事^①。

今天我却也卑鄙地将母亲关进了既看着不着又听不见、说不了话的地狱。心里总在想，您穿着漂亮的衣服，每顿饭都吃着好肉好菜，您还有什么意见。实际上我就是以高丽葬作为拷问方式，让她慢慢死亡的狱吏。

是的。母亲日子过得很辛苦，她用自己那双连指纹都磨秃

了的手，含辛茹苦，将子女一个一个培养成了优秀人才，可如今却被头脑好使，但毫无人情味的子女监禁在了单人间，使母亲成了被判无期徒刑的囚犯。

作为母亲的报应——无期徒刑的终结，那就是死亡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又怎能让她感到痛苦，对她进行“拷问”，随便折腾我的母亲呢？到那个世界去的母亲真的会原谅我们这些人吗？

我的书桌上放着一张旧照片，这张照片是住在北边的亲戚寄给曾经生活在美国的大姐的。它是一张新婚照，照片上十九岁的父亲和十八岁的母亲并排站在一起。我每一天都要把这张照片拿起来看好几遍。看着照片，你就会感到，母亲那满是稚气的脸上，洋溢着做新娘的自豪感。要和一个帅小伙过一辈子，她能不感到称心如意吗？

那个时候，十八岁的母亲究竟想过没有，将来要生出可以组成一个棒球队的九个孩子，活下来六个，夭折三个，这种多舛的人生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前景？母亲，当时您到底做没做过这样的春梦呢。您所挚爱的丈夫四十八岁就离开了人世，您在以后二十年的人生中为了养育子女，当起了以出租房屋为业的民居主人，对于这一人生际遇您可曾想到过？您作为失去丈夫的寡妇，把几个子女都送进了大学，而且还能让他们“出人头地”，但当您真正进入暮年的时候，却成了两条腿不听使唤的瘫子，和连眼睛都睁不开的沈瞎子²，对于这种人生结局您可曾想到过？

永远忘不了，二十多年前母亲去世后一个星期左右，我在日

本一家旅馆的房间里，看到母亲脱去仿佛是羽裳的旧衣服，就像从莲花里走出来的沈清^③一样亭亭玉立，我感到诧异。

这个时候，她已经不是生了九个孩子的母亲形象，而是我从照片中看到的处女形象。可是，这形象连母亲自个儿都感到吃惊，因为那个形象宛若仙女，她穿着仙衣从天宫下来，把仙衣丢给了樵夫，在这个世界上生下了孩子，闷声不响地过了一段日子，后来找回仙衣穿上，又回到了天宫。这样的仙女——孙福女，母亲，她在我们身边的时候，我为什么对她的话充耳不闻，对她的形象视而不见，对她缄口不语呢？

啊——母亲。

妈妈在活得很累的时候时不时地会自个儿唱起歌来：

“那长满羊胡子草的山包上，是我从前像长工一样休息的地方，水车啊你一声接着一声响，我的爱啊就在长工的工作上。山包上树丛长势好哎，玫瑰花开满山香。从前的歌儿一唱响，我爱干的长工就挂在了嘴上。”

母亲。

如今，我时不时地还能听到母亲那凄楚的歌声，就像十八岁年少时节就当上了皇帝的路易十七，他在监狱中要被处死的时候，十分想念自己母亲时说：“痛苦倒不怎么痛苦，反倒觉得那个歌声真美，听到了，听到了，在那许许多多的歌声中我听到了母亲的嗓音。”就像路易十七所叹息的那样，我也想对母亲说：妈妈，最近我的人生并不怎么痛苦，待到“山包树丛长起来，玫

瑰花盛开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在长满羊胡子草的山包上唱从前的歌”。我们在那许许多多的歌声中也能听到母亲的声音，那个歌声一定很美。

母亲。

可能在一个特定时候，我们会在那个世界见面的，那个时候我们就不是母亲和子女在见面了，而是永远不老的、永生不灭的灵魂和灵魂在见面。那会儿，希望您不要面带过于冷漠的表情，如果那样的话，我就会像以前什么时候所做过的那样，把手伸进母亲的胳肢窝去胳肢您。妈妈，一直到我们相见时为止，请您一定要替现在的我们和临死的我们祷告。

虽说像一句寡廉鲜耻的话，但我要对母亲说：妈妈，我爱您，哥哥、姐姐都爱您。

注释：

① 此种做法，因源于高丽王朝，因此韩国历史上称作“高丽葬”。

② 沈瞎子：韩国古典小说《沈清传》中的男主人公。

③ 沈清：韩国古典小说《沈清传》中的女主人公，“沈瞎子”的女儿，有名的大孝女。